

2007-2008 台灣藝評研究

簡子傑

2007-2008 台灣藝評研究

研究者 | 簡子傑

引言暨計畫說明

以 1999 年底由李長俊以「研究者」身份完成的《台灣藝評研究 1997-1998》之出版為起始點，自 1995 年第一屆藝評獎蛻變而來的「帝門藝評研究計畫」（以下皆以「帝門藝評研究計畫」當作這個計畫的通稱），在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各位同仁不間斷的努力下，歷經了謝東山（1999-2000）、楊智富（2001-2002、2003-2004）以及游崑（2005-2006）等研究者的階段性參與，現在已堂堂邁入第十個年頭。

這十年間，隨著台灣藝術生態的劇烈改變——一方面，藝術生態的各環節逐漸地體制化，再者，則是一個各面向皆與全球化連動的當代藝術領地的成形——不僅藝評生產的客觀條件有了巨大變化，藝評生產的平台、主體乃至與其對象間的關係，也從較為古老的金字塔三元結構（作品—中介—觀者），碎裂出一個又一個更為複雜的認識座標，以致藝評她清晰的面孔逐漸地淡出，轉而堆疊成一塊任何分界線皆難以窮盡的模糊。我們不難從楊智富以來的各研究案中，研究者不斷修改「蒐集標準」的事態中，觀察出這種不確定性的演變過程。

本報告的前兩章〈壹、回顧：藝評生產作為理性樞紐〉與〈貳、權充一種方法論：藝評生產的模糊地帶或是其本質〉，試著從一個回顧的角度，從新審視過往「帝門藝評研究計畫」已然涉及的各種實務暨思考層面；在接續的〈參、2007-2008 年的藝評內容分類問題〉中，則以 2007 年至 2008 年的資料庫蒐集文本為對象，一方面期待能從研究案的自身設計來進行某種自我檢視，真正的目標是為了更具體地捕捉此一不確定性究竟為何。

另一方面，當我們充分地意識在這種不確定性，除了有序漸次的研究工作將能讓我們在時隔兩年後獲得重新審視 2007-2008 年藝評生產現象的論述機會——一個更合宜的運作模式或許不在於單純地進行這種事後的理論詮釋，在這裡，我們必須將詮釋假定為尋找通向這些不確定性之通道的複雜過程，而這些通道一開始可能顯現為若干縫隙——也因此，在提案階段我們將本次「帝門藝評研究計畫」的命題界定為「再生產：台灣視覺藝術評論研究資料庫 2007-2008」，「再生產」

正是爲了找到縫隙並將其撐開爲某種通道的過程，包括鄭美雅、張晴文、陳璽安、蘇育賢四位分涉不同領域的作者，可以視爲「再生產」概念下的實際生產單位。

在〈結語：2007-2008年藝評再生產〉中，我將針對這些「再生產」的論述內容進行整理，此外亦將針對本計畫涉及的各种藝評生產內容進行整體評估。

壹、回顧：藝評生產作為理性樞紐

這個金字塔三元結構所遭遇的困難，在楊智富撰寫的〈台灣視覺藝評研究 2001-2002 調查研究報告〉中，曾被清楚地例示出來。在藝評研究的分類原則中，楊智富先為「藝評內容分類」區分出三個層次：「1. 台灣視覺藝術系統論述」、「2. 台灣總體藝文環境論述」、「3. 國際藝術論述」，此外，又針對「1. 台灣視覺藝術系統論述」更細分出「1-A 藝術生產機制」、「1-B 藝術中介機制」、「1-C 藝術消費／流通機制」三個次級類項——由於這個名為「1. 台灣視覺藝術系統論述」的類項可以說在兼具在地性的同時，又最接近整個藝術實踐領域，也因此，這三個次級類項具體地捕捉了楊智富看待藝評生產的基本框架，另外，又由於填充「B. 藝術中介機制」的內容主要為偏向知識系統的理論建構，雖則與「1-A-06 藝術理論／藝術思想論述」暨「1-A-07 藝評的藝評／論辯論述」在論述層次有些雷同，但我們仍不難發現，藝評作為中介於作品與觀者間的角色原本被預期的理念目標。

扼要的說，這個理念目標，一方面，乃是作為知識內容的引介，換言之，藝評文章不僅要客觀地描述作品、評價作品，更要能夠為藝術社群帶來新的資訊、知識與內容；進一步地，作為在作品與觀者間之中介的藝評生產，不單單是一種過渡性的訊息通道，更重要的，還在於這個中介本身佔據了**樞紐**的位置——我們不難想像，在一個缺乏深厚藝術本體論傳統的地方（台灣），藝評生產轉而權充為某種理念性知識來源的必要性，它凸顯了藝術並不提供自身價值的事態，於是藝評生產轉而被期待成為某種理性保證。

但似乎也因為如此，在藝評生產能夠為其評論對象給出價值以前，她必須先行釐定出自己的身份。誠如上屆研究者游崴在 2005-2006 年的藝評研究報告中所言，以台灣本地藝評為對象的「帝門藝評研究計畫」，一直試圖回答的兩個重要問題，分別是：「什麼是藝評？」與「什麼是好藝評？」¹。這兩個困難的問題，

¹ 這兩個問題除了涉及藝評生產的界定問題，另外也涉及了某種評價原則：一方面，「xx 是什麼」這個問題本身便隱含了一個斷言，而斷言總是一種評價活動，此外，「什麼是好藝評」無疑地更直接地表達出一個對於特定藝評生產的評價行為，然而，這兩個問題彷彿擱置了藝評生產總是必須評價其評論對象的常規——無論如何，脈絡地看，「帝門藝評研究計畫」的前身原本便是所謂「藝評獎」，也因此她是針對評價活動的評價活動，在形式邏輯的推演上，它是後設的後設，這也導致了要對其進行思辨活動所可能遭遇的本質性困難。

不僅形塑出「帝門藝評研究計畫」原初的問題意識，更重要的，這個至今有效的提問本身作為一種本體論式問句——縱使不太可能會有令所有人滿意的解答——也藉此為台灣並不算厚實的藝術世界提供了一個緊要的座標，如同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多年來所建立的線上藝評資料庫，它不僅提供了藝術社群搜尋既有藝評文章的方便管道，也「是對於「什麼是藝評？」一個當下而在地的回答」（游崴），事實上，單單持續地提問這個本體論問句，便足已讓所有論述實踐有了所需的基礎想像。